

谷雨的雨

李春林

谷雨的那天傍晚，在长近江北岸的一个小县城，几个人坐在一起，正惬意地聊着。突然，雨就劈头盖脸地下了，雨滴砸在水泥地上，铮然有声。欣喜之余，才想起这是春天的第一场大雨，下酣畅淋漓。暮春，风雨兼程，带给人一种无穷无尽的思绪。这时，电话贸然想起，一个朋友说，遇到大雨，门前的路积水了，不能来了。有一点遗憾，但也感受到了这谷雨之雨的急促，确有一种傍晚卑微的凉意，不是失落，也不是凝重，极像那细雨微风中散落的身心，有一种独自宁静的淡泊。

时令如梦初醒，心中谷雨的概念如凝露在嫩绿上闪烁，如炊烟向往的山岚，如瓶子里水果的影子，如迁移于镜子的浪漫忧愁，如随缘就好的等待。喝酒的时候，从天而降雨水依然锋芒毕露，轰轰烈烈得像一种焦虑不安的宣泄。在一种宁静而又温和的气氛中，我才知道今天太阳抵达黄经30度，寒潮天气基本结束，气温回升加快，雨水持续增多。

难怪，早上老家的人说，今天晚上送茶叶来，过了今晚，那可就是夏茶了。虽然我喜欢喝茶，但我对于茶叶的时令还不是那么了解。上网查了一下，夏茶和谷雨茶，有着各有千秋的底蕴，如果用心品味，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种微妙，也只有用心用情用功去体验，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感悟，就像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。喝了这么多年茶，今晚，还是第一次在心里觉得有一个幽静的远方在为我等待。

记得刚工作时，朋友送了我两斤茶叶，说是谷雨时节的茶叶。当时我偷偷看了一眼，茶叶极像老鼠屎，黑褐色，细细长长的模样。当然，我没有理由或者身份去享受一下那种纯粹而明净的山区的语言，我将这山水之间的影子，送给了曾经帮助过我的亲戚和同事，随后，我第一次体验了春雨绵绵的感觉，第一次做了春天的使者，第一次融入大自然的旋律，快乐地拥有了湛蓝的天空和谷雨的云烟。

谷雨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说此时此刻，谷物初插，迫切需要雨水的安抚，植物的灵魂需要雨水的摆渡，世间万物需要水流的气息。那些静默的起伏跌宕，需要雨水的考证，植物的成长与快乐，需要雨水的记忆和远方。

茶叶与季节有着不可回避的情结，随着春风的速度，炊烟轻松升起的时候，茶叶正好隐入时间的浪漫，有了奢侈的幽兰。南方有谷雨摘茶的习俗，谷雨茶即雨前茶，是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，又叫二春茶。传说谷雨这天的茶喝了能清火、辟邪、明目。所以谷雨这天不管是什么天气，人们都会去茶山摘一些新茶回来泡水饮用，这是一种仪式，也是一种村庄荡漾的幸福。

谷雨的雨与农事纠结，与谷物交缠，与鸟鸣相互理解。这个时节，经过漫长



小伙伴 张云 摄

冬季睡足了精神的生物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这滋润肥沃的土地上昂起了头，挺直了腰，褪去了身上的旧衣，焕发出这个季节耀眼的绿意，生机盎然。儿时，谷雨在父亲眼中有着两种颜色，一是早稻开始插田，二是茶叶正好赶上了末班车。那时农事匆忙，母亲清晨醒来就要忙着采茶，而父亲则在明净而又朦胧的晨曦中耕田耙田，做好插田前的准备工作。每天傍晚归来，父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，还要将当天的茶草做成茶叶，因为隔夜的茶草会发黄。做茶需经三道程序，首先将茶草倒入烧红的锅中，母亲用手不停翻动茶草，这是制茶的第一道工序，称之为“杀青”。到了一定时间，将杀青的茶草推到竹筛中，这时，父亲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，不断将杀青的茶草反复搓揉，直至茶草中的水分外溢，外溢的水分就像轻慢的阳光，浸润了竹筛。然后，进入最后一个环节，父亲将充分揉捏的茶草，放到一个烘茶的茶焙之上烘烤，下面是最好的栗炭火。经过三道茶序的语言，第二天早上，就可以闻到新茶的清香了。

谷雨谷雨，人间辛苦，丢了秧把，还有茶语。每年的这个时节，农人们都极其辛苦。记得每一次清晨醒来，父亲也刚从田野归来，而父亲的双手居然染成了黑褐色。母亲说，那是茶油沾在手上，经过田水一泡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后来方明了，那是茶多酚，遇水成紫褐色。而我直至工作后，才从那种透明的色彩中逃离出来。

我对谷雨的记忆，始于乡村的诱惑，重点在采茶和插秧上。那时家乡处于幽静的大别山腹地，信息荒芜，只有从窗户的影子中看到季节的变化，只有从父母的农事中体验稼穡的远方，只有从父亲的严厉中，感觉到格物致知的纷繁和谷雨的印记。

“白云峰下两枪新，腻绿长鲜谷雨春。”谷雨的雨，那种感觉纯粹的水滴，是春雨绵绵之后，一种鲜艳明亮地撩拨，是桃花三千之余，乡村最深处的抵达，是布谷鸟来临之前，山谷里的思念，是一种大自然的规律，也是合乎时宜的问候，更多的是我对屋前屋后茶叶和谷物的等待。

酒徒

肖胜林

乡间多有酒徒。酒徒平日饮酒，必是廉价酒，一瓶酒不过三元五元，一顿三两杯下肚，喝着不心疼。

酒徒多不计较下酒菜，半截腌黄瓜、一碟花生米，便可以喝到醉眼朦胧。冬天，菜肴可以简单成三五瓣大蒜，一杯酒三五瓣蒜，多冷的天，额头也有汗珠。

春天，有人提了三五尾鱼，遇见同好者，说正可以拿鱼做下酒菜。于是买酒。酒是新牌子，一人说不知道酒味如何，便开了瓶盖。两人一人一口，对着瓶口慢悠悠地喝，慢悠悠地走。未至家门，酒瓶已干，鱼依旧在鱼篓里蹦得欢。两人相视而笑，轻飘飘各回各家。由此可见，酒徒重视的是酒，下酒菜有无皆可。

酒徒喝酒可不论时辰，不计饭前饭后。早上喝一杯，叫卯时酒；饭后来一杯，是俗语说的“饭后酒，时常有”。下地干活，必带酒，渴了做水饮。田间小憩，喝几口酒，看白云悠悠，听鸟声啾啾，便觉浑身舒畅。他们说这人啊，就是机器，这酒啊，就是油；机器没油怎么行呢？农闲外出打工，饭可以不带，酒却不能少。打散酒，装进矿泉水瓶。中午休息，寻一处阴凉，灌几口酒，吃俩馒头，背靠大树，可以即刻入睡。睡一觉，养了精神，也恢复了体力。

酒徒多豪爽。偶凑三五酒友，成一酒局，进门必喊：酒管足就好，有酒无菜不算慢招待。端杯在手，或三口或四口一杯，三口喝一杯叫“三三见久（酒）”，四口叫“喝四喜”，最后一口一杯，说感情深，一口闷。

酒喝得快，必先麻了嘴再麻了腿。麻了嘴，心中所想嘴上没了遮拦。家长里短，直抒胸臆：看不惯的，比如谁家的媳妇红杏出墙，哪家的儿子不养老子，必然讲了大道理，然后骂娘。人变得一派正气，义愤填膺处，要去那家理论。起身才知酒意浓，腿已然不听指挥。人歪歪斜斜，走出门去，竟忘了意欲何往，嘴里嘟嘟囔囔，步子却迈向回家的路。

酒徒好酒，喝高了也是常事。醉醺醺回家，见了发妻，看她横眉立目，也知妻子忙累，嫁了自己，福没享过几日，罪却遭了不少，忙脸上陪了笑，说下次再不喝多。若发妻不依不饶，酒徒便仰躺在床上，听着妻子的数落，想自己大半生过来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生活本不易，却还要受妻子责骂，就有了千般委屈，滴下几滴浊泪。泪珠儿还没滴到枕头上，鼾声却响起来。

酒徒大多实诚，知道礼尚往来。你若请我一顿酒，十天半月，我必回请一次。当然也有例外。后街有酒徒，好酒却不舍得买酒。每每酒瘾发作，饭点儿时候，会挨家走一遭，若遇酒场，不待招呼，坐下便喝。喝就喝了，从不回请。屡次三番，惹得大家讨厌，又家中排行老三，背后人皆呼“赖三”。

赖三养有一子一女，儿子争气，少时聪慧，及至长成，又做了官。赖三家里名酒多起来。那酒，他大多自饮了，又把空瓶摆在房外窗台上，显摆。那酒瓶，青花的素雅，大红的妖艳。赖三酒足饭饱，站门口，有人走过，他便打了哈哈，又打酒隔。

赖三的言行一时就成了酒徒们喝酒时的谈资，羡慕过了，有人便发狠话：酒肯定来路不明，他家那小子早晚进劳改所。

不过三两年，咒语成真。

再见赖三，发白，腰弯，手里提一瓶三五元的酒，步子迟滞。酒徒们毕竟心软，呼他至家喝一杯，他立住，把酒瓶提至胸前，慢言道：自己买的酒，喝着才香。

